



淨土系列 隨身書 35

慧淨法師 講述

慈悲的救度



善導大師
彌陀化身
創淨土宗
楷定古今
本願稱名
凡夫入報
平生業成
現生不退



善導大師畫像

目錄

淨土法門以易爲特色	5
信受彌陀救度	5
一、慈悲的重要	7
二、慈悲的定義	11
三、慈悲的種類	16
四、大慈大悲的特點	26
五、佛菩薩的慈悲	37
六、彌陀的慈悲	42
七、如何領納彌陀的慈悲	46
【附錄——講義】	47

慈悲的救度

信受彌陀大慈悲大願力的救度

淨土法門以易爲特色

淨土法門有一個特色就是「易」，任何人只要專念彌陀佛名、願生彌陀淨土，就必定往生彌陀淨土。因為往生極樂世界不是靠我們功德的大小或者念佛功夫的高低，更不是靠我們的身分，完全是依念佛而憑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救度。

任何人，不管出家在家，會修行不會修行，是平生還是到臨終最後一念，只要念佛願生，都必定往生極樂。所以，淨土法門不僅在教理上容易理解，在實踐上也容易實行，因此說淨土法門是易行道——簡而不繁，易而不難，淺而不深，明而不昧。

信受彌陀救度

淨土宗宗旨共四句：

信受彌陀救度，專稱彌陀佛名，

願生彌陀淨土，廣度十方眾生。

今天和大家研討、分享的是宗旨的第一句：信受彌陀救度。

「信受彌陀救度」是略講，完整地講就是「相信、接受、領納阿彌陀佛大慈大悲、大願大力、積極主動、平等無條件的救度」。所以今天講義的標題是「信受彌陀救度」，副標題是「信受阿彌陀佛大慈悲大願力的救度」。

淨土法門是講彌陀慈悲的救度，不是講我們要如何刻苦地修行以求解脫。

佛教是講修行的宗教，學佛如果沒有談到修行，就不是學佛；而且正因為有種種的法門讓我們去修，所以我們才嚮往、喜好佛教，同時崇敬佛教。淨土法門卻是講慈悲的救度，不是講精進修行以求解脫，感覺不像佛教，不能讓人崇敬、嚮往：這或許是大多數人在觀念上多少存在的困惑。

其實，一個如實的修行人，當以佛法這面鏡子來鑒照自己的三業行為時，學佛時間越久，越會深深慚愧自己是一個不會修行的人，這時候就會企盼、追求一個雖無力修行而也能獲救的法門。尤其生死心越懇切，無常觀越深厚，對自己的起心動念就越有深刻的微細反省，自然便會更加迫切地追求解脫獲救的法門。

無常觀、罪惡觀、生死心，這些都是學佛人基本上應該具備的。越是具備這些道基，就越能瞭解自己是怎樣的根器，也越知要依照佛陀所說的，

假借這輩子難得的人身，珍惜難遇的佛法，而來解脫生死輪迴，所謂「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。

佛陀出世的終極目標就是救度所有眾生，佛教的特質就是「慈悲」，而佛教的大慈大悲更是大到任何一個眾生都能獲救。假設有的眾生能依佛法而得利，有的眾生卻不能依佛法得利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，因為真正的佛法是平等的，是徹底救度的，沒有一個眾生會被遺漏的。也就是說，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必定說出任何眾生在這一輩子就能夠獲救的法，使一切眾生都有光明、有希望，否則釋迦牟尼佛豈不是白白出現在這個世間？

縱觀八萬四千法門、八大宗派之中，只有淨土法門能顯露出佛法的真實利益，顯示佛陀大慈大悲之所在，也就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、大願大力的救度。

一、慈悲的重要

《觀經》言：「**佛心者，大慈悲是，以無緣慈，攝諸眾生。**」

《觀經》就是《觀無量壽經》，是淨土宗正依經典之一。所謂「正依經典」，就是主要依據的經典。

《觀經》清楚、明白地對佛心下了定義：「佛心」就是大慈大悲。如果

佛沒有慈悲，或慈悲不夠大，那就不是佛；換句話說，佛教如果拿掉「慈悲」兩個字的話，就不成佛教了：可見慈悲對於佛教、對於佛、對於學佛是多麼重要！

「以無緣慈，攝諸眾生」，在佛教裏，慈悲分為三種層次：小慈悲、中慈悲、大慈悲。小慈悲就是「眾生緣慈」，中慈悲就是「法緣慈」，大慈悲就是「無緣慈」。

「無緣」就是不講條件的。不用根據任何感情、對象或者理論而生起的慈悲，叫作無緣慈。無緣慈唯獨佛有，它的功能力用是什麼呢？在於「攝諸眾生」。

「攝」是保護、救度的意思。凡是佛，必定具有大慈悲的心懷來保護、救度眾生。所以，大慈悲一方面就心來講的，有慈悲的心；一方面就力量來講的，有救度眾生的力量。

《涅槃經》言：「**一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諸佛如來，所有善根，慈為根本。**」

學佛修行不管要成就哪方面的境界果位，都不離開一個根——「慈悲」。慈為根本，這個「慈」包含「悲」。不管是聲聞、緣覺的次第，或是十二因緣的功德，菩薩的三學六度萬行與發菩提心，都必須以慈為根本。如果

沒有慈的話，不但沒有諸佛如來、菩薩，也沒有一切聲聞、緣覺。雖然聲聞、緣覺偏重般若，但也含有愛心。

慈悲為諸佛心念、佛道門戶、佛道根本，是所有善根根本、萬善根本、諸善中王、眾德伏藏、一切眾生所歸依處。慈悲之親，重於血肉，世世相隨，雖死不離。

由這一段更可見慈悲的重要性。

「慈悲為諸佛心念」：也就是《觀經》所說「**佛心者，大慈悲是，以無緣慈，攝諸眾生**」。

「佛道門戶」：進入佛門，成就佛道，也是從慈悲開始。

「所有善根根本」：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持五戒、行十善，也必須以慈悲為這些善根的根本。

「萬善根本」：任何諸善萬行，都是由慈悲所生。

「諸善中王」：慈悲的心是一切善、一切行的王。五戒也好，十善也好，六度也好，在這些當中，「慈悲」是最高、最尊、第一，所以說是「王」。

「眾德伏藏」：一切的善行所累積的德，所謂「行善積德」，慈悲是眾

德裏面的核心，所以說「眾德伏藏」。

「一切眾生所歸依處」：十方三世一切眾生，最終要歸到哪裡？歸到「慈悲」。淨土法門是先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這樣自然就能證入與阿彌陀佛無二無別的慈悲、智慧、光明、壽命。否則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無論我們多麼想要有慈悲心，事實上不但無法有真正的慈悲，而且只要業力因緣現前，任何壞事都做得出來。

「慈悲之親，重於血肉」：我們的生命有兩個，一個是肉體的生命，一個是法身慧命。肉體的生命是一個暫時因緣和合的假象，沒有實在的個體；法身慧命也就是佛性，佛性永遠不生不滅，而佛性的內涵就是慈悲。所以慈悲與我們最親，和我們是一體的，而且永不變動，永不消失，所以說「重於血肉」。

「世世相隨，雖死不離」：如果能夠培養出慈悲心，無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它永遠不會離開我們。即使肉體的生命消失了，慈悲的心還是在阿賴耶識當中，讓我們在未來世得到好的果報。

所以，「慈悲」這兩個字我們要好好去體會、培養，使之成為我們生命的全部。也就是要培養慈悲的心念、慈悲的行為，使慈悲融為我們的骨髓，化成我們的個性，最後成為我們的生命。因為佛就是慈悲，我們學佛就是學大慈悲。

淨土宗的宗風俗諦就有一條：「學佛大悲心，彌陀如何為我，我便如何為人。」當然，我們都有貪瞋癡，而且煩惱熾盛，業障深重，雖然懂得道理，甚至講得天花亂墜，滔滔不絕，可是一旦逢緣遇境，涉及自身得失休咎時，曠劫以來的煩惱劣根性就立刻浮現出來。因此所行與所講變成截然不同的兩件事，而且常常是天差地別。因為我們內心的貪瞋癡種子，已經潛伏好多劫好多世了，非常堅固。就如《地藏經》所講「眾生剛強，難調難伏」「南閻浮提眾生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」。

雖然如此，如果對於佛的慈悲多體會、多熏習，就不至於個性這麼剛強、頑劣、桀驁不馴，轉而能為別人設想，體貼別人，增加一點柔軟的氣氛，多少可以吃虧不計較。

我們愈體會慈悲，就愈能靠近佛、信受佛；對彌陀的慈悲（也就是彌陀的佛心）有理解的話，就較能培養慈悲為人、犧牲自己、奉獻自己的個性，也容易信受彌陀的救度。

二、慈悲的定義

（一）與樂為慈，拔苦為悲

這是就慈悲的定義來講的。什麼叫作慈？與樂為慈；什麼叫作悲？拔苦為悲。

《大智度論》言：「大慈，與一切眾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眾生苦。」

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菩薩所作。龍樹菩薩說，給一切眾生快樂、喜樂、安樂就是慈，而且是大慈。「一切眾生」，十法界的眾生。十法界當中分為四種聖人與六種凡夫，所謂「四聖六凡」。四聖就是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；六凡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，還有人、天。其中四聖（四種聖人），他們已經離開三界六道輪迴，可以說已經離苦得樂，都處在涅槃的快樂當中。至於有苦需要給他樂，或者沒有樂需要給他樂的，就是六凡（六種凡夫）。因此這裏所講的「與一切眾生樂」，主要是針對六種凡夫來講的，尤其是針對人間的眾生與三惡道的眾生。

人間的眾生有苦有樂，但其實都是苦的。人的感受有三種：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這三受都是苦的，所以三受是三苦，所謂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苦的本身是苦，所以這叫苦苦；樂指當下快樂，但樂總會過去，樂過了之後就不樂了，所以叫壞苦，所以樂也是苦；為什麼不苦不樂也是苦呢？因為活著就只是五蘊在維繫，不停地運轉，所以也是苦的一種，叫作行苦。

佛陀說人生一切都是苦，而且苦海無邊。為了讓眾生瞭解苦，並且離苦得樂，佛陀才說了四聖諦——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有人誤解佛法，認為佛教太悲觀，老是在講苦。其實不是這樣的，佛教是把宇宙人生的事實告訴我們。我們眾生長劫輪迴，對苦已經麻痺、不認識了，因此四聖諦法中，雖

然佛一開始先說苦，但是目的不是在苦，而是在樂，佛陀告訴我們人生的本質是苦，但是是可以離苦得樂的。

「**大慈與一切眾生樂**」：眾生，有看得到的人界、畜生界的眾生，也有看不到的眾生，如天界、餓鬼界、地獄界的眾生。這些眾生中，有的是親戚，有的是朋友。大慈則是平等地使所有的眾生——不管是親人，還是外人，或者小動物，或是看不到的餓鬼、畜生，都平等地使他們獲得安樂，這就是大慈。

「**大悲拔一切眾生苦**」，使一切眾生都能夠離開痛苦，這就是大悲。眾生的痛苦是惑、業、苦，大悲就是使一切眾生一方面離開六道，同時斷除煩惱，所以說「大悲拔一切眾生苦」。

《十地經論》言：「**慈者，同與喜樂因果故；悲者，同拔憂苦因果故。**」

這段法語與《大智度論》所講的本質一樣。「慈」就是給任何眾生歡喜快樂的因以及快樂歡喜的果；「悲」使一切眾生拔除、離開苦的因與苦的果。憂苦的因，就是煩惱，憂苦的果，就是生死輪迴，所謂惑業苦。意思就是：令眾生離開生死輪迴，又讓他們斷除煩惱，甚至獲得成佛之樂。

「樂」有好幾個層次，真正的樂是大樂，大樂超越一般的苦與樂，也叫

作涅槃之樂，這種樂只有佛才擁有。那所謂「大慈與一切眾生樂、慈者同與喜樂因果故」，豈不是要成佛才能達到「同與喜樂」？

極樂世界的樂就是超越苦樂的樂，因為一般的樂是相對於苦來講的，既然沒有苦，也就無所謂樂，此樂超越相對性，是不生不滅，自性本具之樂，涅槃真性之樂，無明盡除，真如自性全現之無為樂，因此名為極樂。

給與眾生安樂之心是慈，拔除眾生憂苦之心是悲。

這也就是與樂為慈，拔苦為悲。

（二）拔苦為慈，與樂為悲

這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。

《涅槃經》言：「**為諸眾生除無利益，是名大慈；欲與眾生無量利樂，是名大悲。**」

拔除眾生不好的（也就是痛苦的）叫作大慈，給與眾生無量的利樂叫作大悲。

《往生論註》言：「**拔苦曰慈，與樂曰悲。依慈故，拔一切眾生苦；依悲故，遠離無安眾生心。**」

這意思跟前面一樣。

給與眾生安樂之心是悲，拔除眾生憂苦之心是慈。

第一點說「與樂為慈，拔苦為悲」，第二點說「拔苦為慈，與樂為悲」，看起來似乎說法相反，到底是哪個正確呢？

以上二說有異。本來慈悲是拔苦與樂，只要寄「慈悲」二字以表其心，則二釋何釋，皆可使用。

也就是說慈悲只是一個名相，它的內涵就是「拔苦與樂、與樂拔苦」，就慈來講，是與樂同時也拔苦；就悲來講，是拔苦同時也與樂，因此不論第一種還是第二種解釋都可以。

總而言之，平等地憐愍愛念一切眾生之心的作用名為慈悲。

慈悲是一種佛心的作用。佛的心是什麼？佛的心沒有三毒，沒有貪欲，沒有瞋恚，沒有愚癡，當然也沒有慢，沒有疑，沒有邪見，如《無量壽經》說的「不生欲覺、瞋覺、害覺，不起欲想、瞋想、害想，不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。佛心的內涵就是這樣，也就是空，就是寂靜，既不生也不滅。但是如果說有的話，就是慈悲，是天生自然、不假勉強、不假種種因緣而產生對眾生的拔苦與樂。所以慈悲就是佛心的一種功能、作用，因此說「平等地憐愍愛念一切眾生之心的作用」。

「平等地憐愍愛念」，我們眾生雖然也有愛心，可是只要貪瞋癡沒有斷

絕，內心就一定會有分別、執著，一定會有親疏、貪愛以及憎恚，這樣的愛心就不可能平等。所以說我們凡夫的愛心不是純淨的，也可以說不是真正的愛心。

三、慈悲的種類

三種慈悲（三緣之慈悲，略云三慈）。

《往生論註》言：「慈悲有三緣：一者眾生緣，是小悲；二者法緣，是中悲；三者無緣，是大悲。」

「眾生緣」就是眾生緣慈。以眾生為緣，以眾生為對象所生起的慈悲，叫作眾生緣慈，這是屬於小悲。「法緣」就是法緣慈，以法為對象所生起的慈悲，叫作法緣慈，這是屬於中等的慈悲。「無緣」就是無緣慈悲，不必靠種種對象、種種理論、種種法，是自自然然、天性就擁有的慈悲，這叫作無緣慈，這才是大慈大悲。

此三種慈悲出自《南本涅槃經》卷十四，《大智度論》卷二十、二七、四十及《佛地論》卷五等。

（一）眾生緣慈

眾生緣慈，又作有情緣慈、生緣慈悲。

這裏的「眾生」是指凡夫眾生，六道的凡夫都有貪瞋癡，都有感情，因此部分經典將眾生翻譯為「有情」。

是見到現前受痛苦、現前罹災厄的人所起的慈悲，亦即見聞諸眾生各別苦惱的狀態所起的慈悲，名為眾生緣慈悲。

幾乎所有的佛教徒都知道佛教講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、拔苦與樂」，但卻不一定理解其中的道理；既然道理都不知道，當然更不可能做到。什麼是慈悲？要怎樣體會慈悲呢？必須要有方法。

「眾生緣慈」就是以眾生為對象，觀察眾生的痛苦狀態而起的慈悲，就是這裏所講的，見到現前受痛苦、現前罹災厄的人所起的慈悲。譬如臺灣「九二一」大地震，或者大陸汶川大地震，以及最近大陸的雅安地震，我們從電視或報紙看到報導，覺得他們很苦、很可憐，因此產生一種同情的心，要捐款使他們獲得救助，儘快離開那個痛苦，這就是「見到現前受痛苦、現前罹災厄的人所起的慈悲」。

或者看到自己的親人、朋友乃至小動物遭逢災難或病苦而產生一種惻隱、悲憫的心，盼望他們能夠離開那種痛苦，甚至進一步幫助他們獲得安樂的身心與生活。總之，就是假借眾生的不幸情況使我們產生同情、慈悲之心，這就是「眾生緣慈」。

有關慈悲心的培養，除了遇到悲苦眾生而生起慈悲心之外，在佛法當中

有所謂「五停心觀」，也就是平常沒有機緣接觸時，也可用觀想、思維的方式來培養慈悲心。「五停心觀」就是五種對治煩惱的觀想，所謂：「多貪眾生不淨觀」「多瞋眾生慈悲觀」「多癡眾生因緣觀」「多障眾生念佛觀」「我執眾生界分別觀」或「多散眾生數息觀」。

其中「多瞋眾生慈悲觀」，就是觀想慈悲的內涵，可以降伏瞋恨的心。因此，個性比較剛強，瞋心比較重，凡事喜歡與人爭執，喜好爭強鬥勝，不夠謙虛、謙讓的人，就要儘量修慈悲觀來降伏自己旺盛的瞋恚心，否則即使行善積德，這些功德也很容易因一時起瞋而流失。所謂「瞋心之火，能燒功德林」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

非但緣一切眾生而起慈悲，也是緣眾生相而起，即緣某甲某乙等眾生之姿而起，故云眾生緣慈悲。

眾生緣慈除了是看到對方受到痛苦而起悲心之外，同時也必定執著有某甲某乙相的存在，也就是有張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趙六，「某某人他在受什麼苦……」就我們眾生來講，再怎樣有慈悲心，都離不開眾生緣慈，都是有執著的，執著有一個實在的個體在那裏受災難。但就菩薩來講，菩薩的慈悲心沒有執著，這就是後面會提到的「法緣慈」的內容。

即觀一切眾生猶如赤子，而與樂拔苦，此乃凡夫之慈悲。然三乘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）最初之慈悲亦屬此種，故亦稱小悲。

也就是把一切眾生看成自己的兒子，如果將對方當作是自己的兒子，自己再怎樣犧牲、忍苦、耐勞，也要拔除兒子的痛苦，給與兒子安樂。父母一輩子的辛勤奮鬥，目的就是要建設一個安樂的家園，使兒女過安樂的生活，乃至累積財富，使兒女長大之後擁有財富，但這些都還是屬眾生緣慈的範圍。

（二）法緣慈

法緣慈悲，指開悟諸法乃無我之真理所起之慈悲。

開悟證果的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慈悲，就是法緣慈悲。

「無我」，就是說雖然我們看到某一個個體，比如有這個桌子、椅子，有這個弘願念佛會的建築物，後面有佛像，前面有攝影機，甚至有在座的各位，但這些是固定不變或者原來就有的嗎？不是。這些是種種因緣和合的，而且分分秒秒、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的，所以這種種本身並沒有一個實在、不變的個體，這就是「開悟諸法乃無我之真理」。

可能很多人會疑惑：既然無我，怎麼還會有慈悲呢？

佛性是無我的，無我之中自然有慈悲，所以對於佛性越加證入，也就是說般若智慧越高的話，慈悲也就越大；相反，慈悲越大越廣，就顯示他對般若（智慧）的證入越加深厚。所以，無我與慈悲是相輔相成的。

並非見聞到每個人各別的苦相。

所以，並不是認定有一個某某，有一個張三、李四，他是什麼形狀，是瘦，是胖，是少年，是年老，在受什麼樣的悲苦等狀況，並不是。

而是立足在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之理上，而向一切眾生所起平等無差別之慈悲，名為法緣慈悲。

「立足在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之理上」：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，這是證悟到空性才有辦法達到。我們眾生都會執著，因此差別就很大，會認為「這是我父母，這是我兒女，這是我親人，所以我對他就有愛心，就會慈悲」；如果是外人，甚至是自己的仇家，那就可能毫不關心，甚至有恨意，所謂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。

法緣慈悲是平等無差別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；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沒有差別，因為沒有差別，所以才平等。

佛法最可貴的是什麼？就是平等，就是無我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說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」，所以說「而向一切眾生所起平等無差別之慈悲，名為法緣慈悲」。

諸聖者破吾我相，滅一異相，觀眾生但為五陰假和合而起慈悲。亦即此等眾生，不知我空，妄起欲念，故聖者憐之，令隨意得樂。

這是聖者開悟的境界，聖者看我們眾生只不過是五蘊和合。五蘊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就是我們的肉體，我們的肉體是地、水、火、風所形成的；受、想、行、識就是我們的精神領域，這個精神領域似乎有固定的個性，比如某某人的個性是怎樣的，有某一種思想，或者有什麼興趣、嗜好。其實這些都只不過是受、想、行、識而已，沒有實際的那些東西。這就是就五蘊來講。若以六根來講，這個身體是由什麼構成的？是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構成的，離開這些因素，就沒有所謂的某某人，甚至就沒有六道了。

眾生都是這些因素的結合，離開這些因素就沒有這個人、這個個體，而這些因素隨時都在改變。譬如我們的身體，細胞時刻都在新陳代謝，都在生老病死，所以沒有一個不變的個體。法緣慈的菩薩就是著眼在五蘊和合之眾生只不過是六根形成的，雖然是五蘊和合沒有本體，但由於眾生迷惑無知，所以就造作種種業，或者行善，或者行惡。即使行善生在人間天上享樂，但惡緣惡果成熟時，又墮落三惡道，到苦的境界去了。菩薩就是悲憫眾生這種現象而起慈悲，這就是法緣慈悲。

也就是說，菩薩所看到的只有這些五蘊六根和合的法，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某某人在那裏受苦，這就是以法為對象所起的慈悲。菩薩這種法緣慈是破了我相，沒有我執；因為沒有我執，所以沒有差別對待，所以說「諸聖者破吾我相，滅一異相，觀眾生但為五陰假和合」。他們觀看眾生，並不

是固定不變的眾生，而只不過是五蘊和合，這個五蘊是暫時和合的，因此是假的和合，不是真正有這五蘊，「亦即此等眾生不知我空，妄起妄念，故聖者憐之，令隨意得樂」。

法緣慈悲，係無學（阿羅漢）之二乘及初地以上菩薩之慈悲，又稱中悲。

法緣慈是菩薩的境界，我們凡夫再怎麼有慈悲，也都是以眾生為對象，因為我們還沒有破我執，還沒有證入我空。

（三）無緣慈

無緣慈悲，為遠離差別之見解，無分別心而起的平等絕對之慈悲，此係佛獨具之大悲，非凡夫、二乘等所能發起，故特稱為大慈大悲、大慈悲。

無緣慈悲是遠離差別見解，無分別心而起的慈悲。前面的眾生緣慈也好，法緣慈也好，都還必須根據某一種對象才能產生，「無緣」就表示無所依據，不用假借任何對象。

譬如法緣慈，雖然沒有了眾生、人我的執著，但是還執著一個法，還有五蘊、六根，其實連五蘊、六根這些假合的因緣也沒有，這個就是法空。不但人空，而且法也空，沒有我執，也沒有法執。無我執、無法執所起的慈悲，就是佛的慈悲，也就是無緣慈悲。

並非以感情或理論為緣所起。

這種慈悲，並非假借我們看到可憐的對象而引起悲憫的感情，或者是假借因緣和合這些理論為對象而起。

是本然之性質而湧出的慈悲，名為無緣慈悲。

「本然之性質」就是佛性，佛性不用因緣和合，也不用根據對象，是本來就有要為眾生拔苦與樂的心。所以佛心是「本然之性質而湧出的慈悲，名為無緣慈悲」。

這並非佛從欲望所顯現想要救度眾生的慈悲。

它是不假勉強的，也不假借觀法空而想要救度眾生，所以不是從欲望而起的慈悲。佛沒有欲望，他是自自然然的。

是佛所持有的佛心自然活動所顯現的慈悲。

是佛心自然所顯露，是不假勉強、不假借對象的，不必根據悲慘的狀態而起慈悲。

譬如電燈明照室內，這並非為了照明而照，而是電燈本然性質能使室內煌煌而照明。

就像電燈，它有一個意志說「我就是因為要使這個房子明亮，所以才發

光」嗎？沒有。電燈一開，它本來就該亮的，本來就能夠破除黑暗，所謂「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慧破萬年愚」，那是電燈自然、本來的功能。

從佛心自然性質所流出的大慈悲為無緣慈悲，因此，佛的慈悲是包容前二者的無緣大慈悲。

「佛心自然性質所流出」：換言之，還沒有到達佛的境界，就沒有這個佛心，就不能自然流露，就必須有造作，必須假借對象。眾生緣慈也好，法緣慈也好，都必須假借對象，因此說佛的慈悲是包容前二者的無緣大慈悲。

佛心不住有為、無為性中。

眾生緣慈與法緣慈都還是有為的，有造作、有對象、有功能、有作用；佛心可以說是無為的。但是無為是相對於有為而說的，既然沒有有為，當然也就沒有無為。

不住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世。

佛不住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他不再生死輪迴，他的生命永遠存在，而且永遠安住在佛的境界當中，無所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所謂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

知諸法不實、顛倒虛誑之相。

諸法，有形的如人的身體、房子乃至天地，森羅萬象，宇宙一切都屬於諸法；無形的如思想觀念，也都是諸法。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，它們都是因緣和合的，而且這樣的和合也只是暫時的，時刻在轉變，在變化，所以說「諸法不實，顛倒虛誑之相」。

所謂「顛倒」，就是以假為真，以真為假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。這個世間的是非好壞、善惡苦樂，都是虛假的，但是我們還是會執著；雖知感情是不實在的，但仍會執著；雖知身體也是不實在的，也會去執著。把假的當作真的，這豈不是顛倒？豈不是虛誑？

心無所緣，故以其無緣佛心，愍念眾生不知諸法實相，往來六道，執著諸法，分別取捨，為此，令眾生得諸法實相之智慧。

佛陀之悲乃是以眾生苦為己苦之同心同感狀態，故稱「同體大悲」。

佛心在哪裡？佛心在眾生身上。眾生苦，佛就跟著苦，眾生樂，佛就跟著樂，所以佛跟我們是同心、同感、同受，這叫「同體大悲」。我們越苦，佛越悲愍，越迫切、焦急地要給我們拔苦與樂。不過，這是一種譬喻形容，因為佛乃不生不滅，已離開苦樂，怎麼會我們苦他也跟著苦呢？所以說是一種譬喻。

又，其悲心廣大無盡，故稱「無蓋大悲」（無有更廣、更大、更上於此悲者）。

佛的慈悲廣大無盡，《大經》說「無盡大悲」，就是大悲無有限量：無時間，永速度眾生，無空間，普遍度眾生，豎窮三世，橫遍十方。

「故稱無蓋大悲」，因為沒有比佛的慈悲更加廣大、更高更上於佛的慈悲了；同時，一切眾生沒有不受佛的大悲庇蔭覆蓋的，所以也叫無蓋大悲。

四、大慈大悲的特點

大慈悲加以分析，約有五要點。

佛的大慈大悲，進一步分析的話，可以歸納為五點。

（一）平等憐愛

平等憐愛——如《大經》序分說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。

這是《無量壽經》裏的文句，意思是把所有的眾生——不管天上、人間，還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不管是善人還是惡人，沒有自他、親疏、順逆、愛憎的分別，一切平等，都把他們看成是自己，這就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

手腳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，頭目腦髓、五臟六腑也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，當我們的手碰到火，被燒傷了，就會趕快去敷藥；腳踩到刺，就會趕快把

刺拔掉；頭痛會吃止痛藥；五臟六腑不平和，有了病痛，就會去看醫生，總要趕快解決當下的苦，讓身體能夠舒服。佛就是把我們眾生當成他身體的一部分，把我們看成是他的手、他的腳、他的頭目腦髓、他的五臟六腑。如果能夠體會這一點的話，就會體悟到「佛中之王，光中之尊」的阿彌陀佛，豈不是更加把我們看成他的手腳、頭目腦髓、五臟六腑？

如果一切眾生都是阿彌陀佛的手腳，都是阿彌陀佛身體的一部分，那麼我們的痛苦是誰的痛苦？阿彌陀佛的！我們的痛苦，我們自己有力量拔除嗎？沒有。阿彌陀佛有沒有力量？絕對有！因此我們就應信受阿彌陀佛救度，通身靠倒在阿彌陀佛身上。

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同心同感同受。

這就是佛，把眾生當成他自己，同心同感同受。我們要把某某人看成自己，而去同心同感同受他的痛苦，我們做得到嗎？做不到。即使是眾生緣慈，我們想緣痛苦悲慘的眾生，把他看成我們自己，但畢竟我們還是凡夫，沒有斷除貪瞋癡，他順從，我們就喜歡，他不順從，我們就生氣。所以，真正說來，我們沒有慈悲，連小慈悲都沒有。

平等無差別地憐愍一切眾生，無可憎者，無可親者，無敵無朋，無親疏憎愛。此之慈悲，即是怨親平等、自他不二、自他一體。

佛把我們看成他自己，平等無差別，沒有親疏，沒有憎怨，看成他自己

的一部分。所以說「自他不二、自他一體」。阿彌陀佛把我們看成他的一部分，他和我們、我們和他，沒有兩樣，所以說是「怨親平等、自他不二、自他一體」：這是佛大慈悲的第一點。

（二）自引他苦

自引他苦——如《大經》序分所說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，荷負群生，為之重擔」。

佛的慈悲是主動去當所有眾生的親朋好友，把眾生的苦引來自己受，自己承擔，自己解決。這個就是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」，是主動的、積極的。

我們眾生都有差別心，都有親疏憎愛感，所以要我們主動去當每個人的朋友，我們是做不到的。現在貧困的人那麼多，痛苦的人那麼多，都需要關懷、救濟，我們能主動去接觸他們、關懷他們、體貼他們，甚至日夜陪伴他們，來替他們分憂解勞嗎？我們做不到。只有佛，佛才能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」。

「荷負群生，為之重擔」這一點，更不是凡夫，乃至一般菩薩能夠做得到的，也只有佛才做得到。「荷負群生，為之重擔」就是為眾生承擔重擔。眾生的重擔就是罪業，而且其重無比，就像《華嚴經》所講的，「若此惡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」，想起來是很可怕、很可悲的。

我們到底做了多大的罪業，使得宇宙都不能容納？回想一下，我們生生世世以來，有沒有殺過人？不僅有，而且無量無邊不可計算。單單我們所吃的肉就很多，如果沒有學佛吃素，幾乎是以眾生的肉來養身，單只這樣，直接殺、間接殺的動物，其數就無量無邊了，這是就殺生來講。

就偷盜來講，殺人越貨，明搶暗奪，大秤小斗，貪污舞弊，借而不還，不該拿而拿，不該用而用，這些都是偷盜；乃至受他人讚歎，而實際上自己沒有那個德能，但是自己卻沾沾自喜，這也是偷盜——偷盜名譽，這都會損我們的福報。無形之中，我們的精神、氣色、福報就在衰減。生生世世，曠劫以來，我們所犯的這些也是其數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，因此使得盡虛空也不能容納。

至於欺騙人家的感情、侵犯人家的身體，同樣也是無量無邊，不可計數。還有欺騙人家、誹謗人家、背後說人家的壞話，或者挑撥離間，或是說一些閑言戲語，也同樣是無量無邊不可計算。所以我們的重擔我們自己承擔不起，也償還不了。

因此，眾生要斷除貪瞋癡，要業盡情空，根本不可能。一般禪宗講明心見性，明心見性只是見到了空性，之後則須從性起修，有一個對象，有一個方法，有一條路可以前進，並不表示說他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就可以了脫生死了。見性與了脫生死根本是兩碼事，是天差地別的。所以道綽大師

在《安樂集》裏就說「若據大乘，真如實相第一義空，曾未措心」，也就是說，從大乘的真如實相來講的話，當時的一般修行人連體會都沒體會到，所以說「曾未措心」。那降下一級，「若論小乘，修入見諦修道，乃至那含、羅漢，斷五下，除五上，無問道俗，未有其分」，就小乘來講，從見道然後進一步修道，見道果位是初果，修道是二果，甚至三果、四果的阿那含、阿羅漢，「斷五下，除五上」，斷欲界的五種煩惱，除色、無色界的五種煩惱，「無問道俗，未有其分」，道綽大師說，不管出家的修行人，還是在家的學佛者，都沒有人成就。

道綽大師所處的時代是隋唐時代，當時還是佛法的黃金時代，那個時代修行人、學佛人很多，但是道綽大師所看到的，是連小乘四果中的初果，出家人、在家人都沒有人達到。道綽大師又說：「縱有人天果報，皆為五戒十善能招此報，然持得者甚稀。」人或者天界的果報必須要有五戒或者十善才能獲得的，但是大師所看到的能圓持五戒十善的人也很少。「若論起惡造罪，何異暴風驟雨」，如果論眾生起心動念、言語行為三業所起的惡業，則很像刮颱風、下大雨那樣猛烈。這是一種形容。

道綽大師所講的是真的嗎？有沒有誇大其辭？其實我們反觀自己，確實如此。當我們情緒來了，無明來了，常常是不顧一切後果地發飆，所謂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，在因上不顧一切，好像迷失了自己，已經不管後果好不好了。所以這裏所講的重擔，我們沒辦法負荷。

他人的憂悲苦惱由自己接受，自己承擔他人的憂悲苦惱，即極深的悲愍心。

就同情悲愍來講，這樣的慈悲是達到極點的，我們沒辦法承擔。如果沒有彌陀來承擔我們的罪業，那後果會怎麼樣呢？我們就只能繼續不斷地輪迴於三途六道了。我們如果能夠體會、領悟阿彌陀佛承擔了我們的業，這樣我們就很容易信受、依靠彌陀的救度。

（三）全力以赴

全力以赴——策劃除其苦惱、使其安樂的方法，而盡其全力徹底救濟。

《無量壽經》說，阿彌陀佛以五劫的時間思惟四十八大願，又經過兆載永劫的時間積植菩薩無量德行，要使我們十方眾生往生極樂世界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，這就是全力以赴。不讓眾生往生極樂世界他就不停止，繼續勇猛精進，所以說「全力以赴，策劃除其苦惱、使其安樂的方法」。就這一點來講，只有阿彌陀佛的五劫思惟、兆載永劫的願行，才能稱得上，所謂「具足五劫，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」，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。

（四）特憐罪惡

特憐罪惡——憐愍惡人更甚於善人，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。如《梵

《梵網經》所說「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」之意。

所謂「大悲所緣，緣苦眾生」，特別憐愍罪惡的人，這只有佛菩薩才能做到。以我們眾生來講，我們都講什麼？講道德倫理，講正義，講公理，講正氣，有是非善惡的觀念。當然，處在人世間，必須要有這些觀念，大家才能明理，才能去惡行善，社會才能和諧，大家才能過安樂的生活。但就佛來講，佛心平等，超越善與惡，而且相對於安樂與悲苦罪惡的人，佛更悲愍悲苦罪惡的人，更為這樣的人焦急擔憂，更急切地要拔除他的痛苦，給與他安樂。

善導大師說：「諸佛大悲於苦者，心偏愍念常沒眾生，是以勸歸淨土。亦如溺水之人急須偏救，岸上之者何用濟為？」有兩個人，一個在岸上悠遊歡樂地遊戲，一個在溺水，痛苦地在水中掙扎求救。救生人員會採取什麼行動？當然是趕緊將溺水的人救起來，他不可能見死不救，而去跟岸上的人一起遊戲，所以說「諸佛大悲於苦者」。

有人可能會疑問：諸佛對眾生都平等慈悲，為什麼是大悲於苦者？對不苦的人就不悲愍了嗎？其實不是，也是悲愍，只是有先後緩急，所以這裏就說「憐愍惡人更甚於善人，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」。

《梵網經》說：「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。」所以就這一點來講，佛教所講的慈悲是超越一般所講的公理、正義，超越一般的倫理

道德，超越一切想像，所謂「不可思議、不可稱、不可說」，佛的慈悲就是那樣。

淨土法門是從彌陀的慈悲來講的，不是從一般的律法、道德、規約來講的，那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佛的慈悲呢？人生在世要守倫理，守道德，守法律，守正義，守公理，如果沒有這些的話，社會就會紊亂。但是我們反觀自己，那些我們都做得到嗎？幾乎都做不到，我們都在違背因果、毀壞因果，所以善導大師警醒我們，要深刻地自覺「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」，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特別憐愍我們這樣罪惡之人的法，這就是彌陀的慈悲救度。

（五）清淨無染

清淨無染——無人法二執，離名利心。

以眾生緣慈來講，有我執與法執；即使法緣慈，沒有我執，但是還有法執；到了佛的境界，沒有人與法這兩種分別執著，當然也就沒有名利的心。

前所列舉四項，非出於追求自己名譽、功利之心，是從完全脫離名譽、功利心之清淨至誠心所流露。

佛的心是清淨的，不可能和我們凡夫一樣有名譽、功利的心，或是追求

種種五欲。佛的心是純淨、至誠的。清淨、至誠就是「空性」，而且是自自然然的流露，不假造作，不假有為。《無量壽經》說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，以大莊嚴具足眾行，令諸眾生功德成就」，又說「住空、無相、無願之法，無作、無起，觀法如化」，彌陀以福慧二大莊嚴的功德，全部給與十方眾生，使十方眾生能夠往生極樂，證悟涅槃。然而彌陀了知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，沒有實體，猶如幻化，因而自然地流露，於因於果，都無所計度，毫不執著，所以說「清淨至誠心所流露」。

以上五個條件具備無缺的心性作用為慈悲心。

若只是愛，則隨順自己者固然愛之，不順而反抗自己者則不愛。慈悲如前所述，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。故愛與慈悲大異其趣。

基督教講博愛，一般也講大愛，但如果沒有降伏煩惱，那種愛必然都是有污染的、有分別執著的，就是這裏所講的：隨順自己者固然愛之，不順自己，甚至反抗自己，我們就不愛他了。

曇鸞大師在《往生論註》裏就說：「凡夫人天諸善、人天果報，若因若果，皆是顛倒，皆是虛偽，是故名不實功德。」我們凡夫所作的種種善，不論五戒還是十善，或所得到的果——人身或天人來講，若因若果，皆是顛倒，皆是虛偽。顛倒，就不是本來的面貌；虛偽，是從自性上來講的，這讓我們體會，固然要行五戒十善，但即使五戒十善圓滿了，也要知道還

是顛倒虛假的，必須求生極樂世界，否則的話，還是在三界六道裏面。

學佛的人大都受過三皈，進一步受五戒、菩薩戒，可是我們嚴格檢討自己，五戒中我們有哪一戒做到圓滿、清淨？沒有。即使做到了，還離不開六道生死輪迴。體會到這一點，我們即使行種種的善事，譬如誦經、持咒、禮拜、懺悔、救災濟貧，種種慈善的功德，還是要迴向求生極樂世界，若只求生人道享福報，或者求生人道繼續做這些、做那些，如果這樣的話，都是沉淪。為什麼？只要不往生極樂世界，還在六道裏面輪迴，這樣福報越大，業就越大，一旦投生轉世，難免就會墮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之中，要想再度得到人身，遇到佛法，甚至遇到當生解脫的淨土法門，難如登天，很難很難！也就是前面所講的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。

印光大師也說：「世間善業，不出輪迴，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，則彼善業仍屬惡業。」善業就是善業，怎麼會是惡業呢？沒有錯，世間的善業因為沒有離開輪迴，沒有離開貪瞋癡，現在的善固然可以導致下輩子再生而為人，享受種種的富貴榮華，或者是生在天上享受天樂，可是果報盡了，壽命到了，五衰相現了，照樣隨業輪迴，所以佛陀在《正法念處經》就說：「從天生地獄，從地獄生天。」天界的人，五衰相現，天壽已盡，剛好地獄之業現前，就墮地獄；地獄的眾生，地獄的果報受完了，剛好過去世累積的天的福報到了，他就生天，所以說「從天生地獄，從地獄生

天」。

《涅槃經》說：「雖復得受梵天之身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天，命終還墮三惡道中。」也就是說，他不但五戒十善圓滿，而且也修四無量心，兼修禪定，而生到色界天，甚至無色界天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，他的壽命是八萬四千大劫，可是天壽盡了，還會墮落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裏。這顯示什麼？天和地獄似乎是相伴相隨相鄰的，轉個身到天界，又轉個身就到了三惡道。因為善，最後導致墮落三惡道，惡之後還會生到天界，所以善不是真善，惡也不是真惡。並不是說因為惡生到天界，是惡業盡了，而他以前累積的天業到了，就生天界。這表示善惡本質是一樣的，沒有離開我執，沒有離開煩惱，所以惡固然要避免——諸惡莫作，善固然要依循——眾善奉行，但是不可以仰賴它，因為這仍是輪迴業，只是忽然上天界，忽然下地獄。真正可以仰賴的，是清淨的功德，所以佛陀說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之後，要「自淨其意」。但是，自淨其意我們也做不到。還好，現在有阿彌陀佛可依靠。阿彌陀佛有沒有清淨的功德？有。阿彌陀佛清淨的功德在哪裡？在名號。所謂「萬德洪名」「名體一如」，這句彌陀名號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。而且「依正一如」，這句彌陀名號也涵蓋著極樂世界的功德，因此我們要領受阿彌陀佛的功德，也就是專稱彌陀佛名。

舉一個X光的譬喻。大家都曾經照過X光，X光一照，是什麼現象呢？就是骨頭，在X光的面前，沒有貴賤貧富的差別，沒有男女老少的隔閡，也

沒有善惡美醜的區分，只有骨跟骨的連接而已。但是我們以肉眼來看的話，會怎麼樣呢？這個人年輕，那個人貌美，這個人可愛，那個人不可愛，但真的是這樣嗎？如果就實相來講，我們的身體都是骨頭、血肉、膿血、糞尿，沒有所謂的男女老少，沒有所謂的善惡美醜，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富貴貧賤。同樣，在絕對的佛心之前，眾生有善惡、清淨污穢的差別嗎？沒有；有聖人凡夫、會修行不會修行的差別嗎？也沒有。有的是什麼呢？就是罪惡生死凡夫。

所以，佛絕對的光明，照出我們的實相，人人都是罪惡生死凡夫，都是善導大師所講的「一者決定深信，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，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，無有出離之緣」。即使是因持五戒十善，修四無量心、禪定而上生到天界，在佛光的面前，還是罪惡生死凡夫。我們必須有這樣的體認，這樣才能對彌陀的慈悲生起徹底依靠、徹底信受之心。

五、佛菩薩的慈悲

《楞嚴經》言：

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

《大經》言：

我哀愍汝等諸天人民，甚於父母念子。

《維摩經》言：

譬如長者，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，若子病癒，父母亦癒。菩薩如是，於諸眾生，愛之若子。眾生病則菩薩病，眾生病癒菩薩亦癒。

可說：「眾生苦惱我苦惱，眾生安樂我安樂。」

《雜譬喻經》言：

積大誓願，慈悲眾生，求頭與頭，求眼與眼，一切所求，盡能周給。

《華嚴經》言：

我為救度一切眾生，發菩提心。

我當於彼諸惡道中，代諸眾生受種種苦，令其解脫。

我當普為一切眾生備受眾苦，令其得出無量生死眾苦大壑。

我寧獨受如是眾苦，不令眾生墮於地獄。

以身為質，救贖一切惡道眾生，令得解脫。

《大經》言：

吾誓得佛，普行此願，一切恐懼，為作大安。

令我於世速成正覺，拔諸生死勤苦之本。

我於無量劫，不為大施主，普濟諸貧苦，誓不成等覺。

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。

專求清白之法，以惠利群生。

令諸眾生，功德成就。

這四段《大經》的法語，都是阿彌陀佛佛心所流露的。

《大寶積經如來會》言：

心或不堪常行施，廣濟貧窮免諸苦，

利益世間使安樂，不成救世之法王。

能救一切諸世間，生老病死眾苦惱。

《大寶積經如來會》和《無量壽經》是同本異譯。這裏所講的都是阿彌陀佛的佛心。《莊嚴經》也是一樣，是阿彌陀佛對眾生的呼喚。

《莊嚴經》言：

為彼群生大導師，度脫老死令安穩。

輪迴諸趣眾生類，速生我刹受快樂；

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阿鼻苦眾生。

阿彌陀佛成佛以來，年年月月，日日夜夜，時時刻刻，分分秒秒，一聲聲，一念念，一直不停地在呼喚，在迫切地要救度我們，焦急地在等待我們回歸極樂世界，所以說「輪迴諸趣眾生類」——輪迴在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與在人界、天界的所有善惡眾生，「速生我刹受快樂」——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眾苦充滿，甚可怖畏，你要趕快覺醒，你要趕快往生我的極樂世界，才能徹底離苦得樂」。這是阿彌陀佛對我們十方眾生十劫以來悲切的呼喚，也顯示出阿彌陀佛主動、積極、平等、無差別、無條件地要救度我們。

我們想想，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，是我們合掌向阿彌陀佛要求、拜託，請他發的嗎？不是，是他主動為我們而發的。在曠劫以前，我們還在造罪造業、不曉得投胎轉世到哪一道受苦受難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就已經主動地、默默地在為我們發願，為我們經過五劫的思惟，思惟怎樣才能容易、快速地救度我們，我們到極樂世界後怎樣才能快速成佛。所以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是為我們十方眾生主動所發的。

在發願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心中就一直在呼喚我們十方眾生，乃至成佛以來於今十劫，同樣一直在呼喚我們，就好像慈母依閨盼望遠地的兒子趕快回來，那樣焦急、迫切，甚至悲痛地在盼望離家的兒子快點回來。所以，如果能感受到母親盼望迷失的兒子回來，要趕快找到他的那種心情，就更能體會這句「輪迴諸趣眾生類，速生我剎受快樂」。阿彌陀佛對我們的呼喚，對我們的盼望，對我們的要求，那是一種焦急甚至是無奈的心。當然，佛的心清淨，不生不滅，無相無願，無作無起，不像我們，有焦急盼望，有心酸無奈，但是對我們來講，想像起來就是那樣的心境。

進一步，阿彌陀佛說「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阿鼻苦眾生」，他是徹底平等、沒有條件的，連阿鼻地獄的眾生，他也迫切的要救度。阿鼻地獄的眾生有兩種：一種是現生造作五逆謗法罪；一種是過去世造五逆謗法罪，現在已經墮落在阿鼻地獄的眾生。這兩種眾生可以說是斷了善根，沒有遇到佛法來學佛修行，也沒有遇到善緣來行善積德，只有遇到惡緣在造作五逆謗法。但是，阿彌陀佛不計較，不分別，不排斥，不嫌厭，不捨棄，還是照樣特別地憐愍他，要救度他。所以，阿彌陀佛的悲心救度是超越我們的想像，因此說不可思議、不可言說。

六、彌陀的慈悲

彌陀悲救十方眾生：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。不分別聖凡、善惡、賢愚、鬼畜獄；無怨無親，無憎無愛，怨親平等，自他不二；自他一體，機法一體，生佛同體；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，以無緣大慈攝諸眾生。

生佛同體，自他不二，故此物即彼物，他行即己行。

阿彌陀佛慈悲救度眾生，盡虛空遍法界的一切眾生都不加分別，一視同仁，看成是他自己，這就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

「生佛同體，自他不二」：我們十方眾生和阿彌陀佛是同一身體，阿彌陀佛和十方眾生沒有距離，沒有差別，不隔閡，不障礙。

「此物即彼物」：就阿彌陀佛來講，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都是我們的功德。

「他行即己行」：阿彌陀佛因地所發的願、所修的行、所累積的功德，都等同是我們的願、我們的行、我們的功德。

彌陀願行即眾生願行，非無因；

彌陀功德即眾生功德，非他因；

彌陀之物即眾生之物，非他有。

「彌陀願行即眾生願行，非無因」：阿彌陀佛五劫思惟所發的四十八大

願、彌陀兆載永劫所積植的菩薩無量德行，就是我們的願、我們的行，並不是沒有因的。佛法講一切因緣和合，我們即使念佛往生極樂世界，也是在這個因緣當中。

「彌陀功德即眾生功德，非他因」：阿彌陀佛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，這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功德就是我們的功德，並不是別人的因。彌陀等同我們自己，所以他因所擁有的，等於我們自己所擁有的。

「彌陀之物即眾生之物，非他有」：阿彌陀佛的東西就是我們的東西，因為是一體的，不是別人，所以非他有。

如共命鳥，互同腹食。（共命鳥，一身兩命，識別報同。）

《阿彌陀經》說極樂世界有一種鳥叫共命鳥，共命鳥就是兩個頭一個身體，意思就是兩個生命，有兩個阿賴耶識、兩個意識，但是共有一個身體，共有一個肚子，所以說「互同腹食」。就我們眾生來講，我們沒辦法消除自己的業障離開輪迴，沒辦法累積功德快速成佛，但是阿彌陀佛能，他有這個力量，而且他把我們看成他自己，所以他能消除我們的業障，使我們快速達成佛果。

此是淨土宗要關。（他力佛力，佛作我受，信佛救度，如石乘船。）

這是淨土宗最重要的關鍵、核心之處。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學淨土法門，

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首先要瞭解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，要瞭解佛心，瞭解佛的慈悲，他是怎樣的慈悲，他跟我們有怎麼樣的關係，首先要瞭解這一點。如果學淨土法門，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不瞭解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，不瞭解佛心，不瞭解阿彌陀佛的慈悲和我們有什麼關係，只相信「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」，也就是說只相信有極樂世界、有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在十萬億佛土之外的極樂世界，那麼高高在上，那麼遠不可及，我們在這裏辛苦地持念，在這裏謙卑地膜拜，求阿彌陀佛來救我們，這樣是不夠的，不徹底的，沒有純粹、完整、正確、徹底地瞭解阿彌陀佛。因此，雖然念佛求生淨土，和阿彌陀佛是隔閡的，不是一體不離的。

其實阿彌陀佛把我們當成他自己，所謂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這是佛教核心的地方，即所謂拔苦與樂的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可是我們修學淨土宗，我們念佛了，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了，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天天都在念，但是沒有把阿彌陀佛看成是這樣的佛，這等同兒子天天都在喊爸爸、媽媽，可是把所喊的爸爸媽媽看成別人，不是自己的親父母，這樣能構成父子、母子的真正關係嗎？不能。所以，我們學淨土法門，念阿彌陀佛，要體會佛心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研討的重點——信受阿彌陀佛大慈悲、大願力的救度。

「他力佛力」：這裏的他力，是指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，不是講其他佛、

菩薩、阿羅漢，單單指阿彌陀佛一佛。因為十方諸佛雖然很多，但是只有阿彌陀佛為我們發四十八大願，為我們經過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，完成極樂世界，完成這句名號，能夠容易地救度我們到極樂世界快速成佛。十方諸佛之中只有阿彌陀佛做到這一點，因此阿彌陀佛成為佛中之王、光中之尊。

「佛作我受」：阿彌陀佛所做的，都是要給我們的，那我們就信受、領受。

「信佛救度，如石乘船」：我們要如何領受呢？就是信受彌陀的救度，然後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，就好像石頭放在船上。石頭，不管是大的石頭，還是小的一粒細沙，不管多少，只要放在船上，就不會沉入海中，就一定能夠到達彼岸。它能夠到達彼岸，不是石頭的力量，完全是船的力量，它只不過是安分守己地安住在船上而已。所以，大石頭也好，小石頭也好，它能不能到彼岸，關鍵不在於它的大小，關鍵在於它有沒有乘船。這是譬喻。我們眾生不管罪業深淺，不管功德有無，要脫離六道輪迴快速成佛，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乘託阿彌陀佛救度的大願船。如果乘託，即使我們不會修行、沒有功德，甚至如《華嚴經》所講的惡業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」，照樣沒有障礙，都能夠讓我們離開六道生死輪迴，讓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快速成佛。所以，我們眾生能不能解脫，關鍵不在於我們會不會修行，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信靠彌陀的救度。

七、如何領納彌陀的慈悲

佛念眾生，眾生念佛，佛生相念，不相捨離——

佛生不離，機法一體。

阿彌陀佛有沒有想念我們？有。那我們眾生要不要想念阿彌陀佛？要。這樣的話，豈不是「佛生相念，不相捨離」？這就是「佛生不離，機法一體」。所以淨土宗有一個特別的名詞，叫作「機法一體、機法不離、機法相即」。「機」指我們念佛的眾生，就是「南無」；「法」指救度我們的佛，亦即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想念我們，發願要救度我們，我們也想念阿彌陀佛，發願要蒙佛救度，可說南無的眾生離不開救度的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也離不開南無的眾生。這樣，南無的念佛眾生，和救度我們的阿彌陀佛，兩者結成一體，不相捨離，這叫作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也叫作「機法一體」，這也就是我們要完整地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名號的原因。

念佛的人要這樣體會。能這樣的話，我們念佛就會念得親切，念得有法喜，就會從內心主動、歡喜地來念佛，而不是念得沒有滋味，念得有點無奈，甚至苦苦惱惱、勉勉強強。

南無阿彌陀佛！

【附錄——講義】

解釋慈悲

一、《觀經》言：「**佛心者，大慈悲是，以無緣慈，攝諸眾生。**」

二、《涅槃經》言：「**一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諸佛如來，所有善根，慈為根本。**」

三、慈悲為諸佛心念、佛道門戶、佛道根本，是所有善根根本、萬善根本、諸善中王、眾德伏藏、一切眾生所歸依處。慈悲之親，重於血肉，世世相隨，雖死不離。

四、與樂為慈，拔苦為悲。

《大智度論》言：「**大慈，與一切眾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眾生苦。**」

《十地經論》言：「**慈者，同與喜樂因果故；悲者，同拔憂苦因果故。**」

給與眾生安樂之心是慈，拔除眾生憂苦之心是悲。

五、拔苦為慈，與樂為悲。

《涅槃經》言：「為諸眾生除無利益，是名大慈；欲與眾生無量利樂，是名大悲。」

《往生論註》言：「拔苦曰慈，與樂曰悲。依慈故，拔一切眾生苦；依悲故，遠離無安眾生心。」

給與眾生安樂之心是悲，拔除眾生憂苦之心是慈。

以上二說有異。本來慈悲是拔苦與樂，只要寄「慈悲」二字以表其心，則二釋何釋，皆可使用。總而言之，平等地憐愍愛念一切眾生之心的作用名為慈悲。

六、三種慈悲（三緣之慈悲，略云三慈）：

《往生論註》言：「慈悲有三緣：一者眾生緣，是小悲；二者法緣，是中悲；三者無緣，是大悲。」此三種慈悲出自《南本涅槃經》卷十四，《大智度論》卷二十、二七、四十及《佛地論》卷五等。

（一）眾生緣慈，又作有情緣慈、生緣慈悲。是見到現前受痛苦、現前罹災厄的人所起的慈悲，亦即見聞諸眾生各別苦惱的狀態所起的慈悲，名為眾生緣慈悲。

非但緣一切眾生而起慈悲，也是緣眾生相而起，即緣某甲某乙等眾生之姿而起，故云眾生緣慈悲。

即觀一切眾生猶如赤子，而與樂拔苦，此乃凡夫之慈悲。然三乘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）最初之慈悲亦屬此種，故亦稱小悲。

（二）法緣慈悲，指開悟諸法乃無我之真理所起之慈悲。並非見聞到每個人各別的苦相，而是立足在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之理上，而向一切眾生所起平等無差別之慈悲，名為法緣慈悲。

諸聖者破吾我相，滅一異相，觀眾生但為五陰假和合而起慈悲。亦即此等眾生，不知我空，妄起欲念，故聖者憐之，令隨意得樂。

法緣慈悲，係無學（阿羅漢）之二乘及初地以上菩薩之慈悲，又稱中悲。

（三）無緣慈悲，為遠離差別之見解，無分別心而起的平等絕對之慈悲，此係佛獨具之大悲，非凡夫、二乘等所能發起，故特稱為大慈大悲、大慈悲。

並非以感情或理論為緣所起，是本然之性質而湧出的慈悲，名為無緣慈悲。這並非佛從欲望所顯現想要救度眾生的慈悲，是佛所持有的佛心自然活動所顯現的慈悲。譬如電燈明照室內，這並非為了照明而照，而是電燈本然性質能使室內煌煌而照明。從佛心自然性質所流出的大慈悲為無緣慈悲，因此，佛的慈悲是包容前二者的無緣大慈悲。

佛心不住有為、無為性中，不住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世，知諸法不實、顛倒虛誑之相，心無所緣，故以其無緣佛心，愍念眾生不知諸法實相，往來

六道，執著諸法，分別取捨，為此，令眾生得諸法實相之智慧。

佛陀之悲乃是以眾生苦為己苦之同心同感狀態，故稱「同體大悲」。又，其悲心廣大無盡，故稱「無蓋大悲」（無有更廣、更大、更上於此悲者）。

七、大慈悲加以分析，約有五要點：

（一）平等憐愛——如《大經》序分說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。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同心同感同受。平等無差別地憐愍一切眾生，無可憎者，無可親者，無敵無朋，無親疏憎愛。此之慈悲，即是怨親平等、自他不二、自他一體。

（二）自引他苦——如《大經》序分所說「為諸庶類，作不請之友，荷負群生，為之重擔」。他人的憂悲苦惱由自己接受，自己承擔他人的憂悲苦惱，即極深的悲愍心。

（三）全力以赴——策劃除其苦惱、使其安樂的方法，而盡其全力徹底救濟。

（四）特憐罪惡——憐愍惡人更甚於善人，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。如《梵網經》所說「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」之意。

（五）清淨無染——無人法二執，離名利心。

前所列舉四項，非出於追求自己名譽、功利之心，是從完全脫離名譽、功利心之清淨至誠心所流露。

以上五個條件具備無缺的心性作用為慈悲心。

若只是愛，則隨順自己者固然愛之，不順而反抗自己者則不愛。慈悲如前所述，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。故愛與慈悲大異其趣。

八、佛菩薩的慈悲

《楞嚴經》言：「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」

《大經》言：「我哀愍汝等諸天人民，甚於父母念子。」

《維摩經》言：

「譬如長者，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，若子病癒，父母亦癒。」

菩薩如是，於諸眾生，愛之若子。眾生病則菩薩病，眾生病癒菩薩亦癒。」

可說：「眾生苦惱我苦惱，眾生安樂我安樂。」

《雜譬喻經》言：

「積大誓願，慈悲眾生，求頭與頭，求眼與眼，一切所求，盡能周給。」

《華嚴經》言：

我為救度一切眾生，發菩提心。

我當於彼諸惡道中，代諸眾生受種種苦，令其解脫。

我當普為一切眾生備受眾苦，令其得出無量生死眾苦大壑。

我寧獨受如是眾苦，不令眾生墮於地獄。

以身為質，救贖一切惡道眾生，令得解脫。

《大經》言：

吾誓得佛，普行此願，一切恐懼，為作大安。

令我於世速成正覺，拔諸生死勤苦之本。

我於無量劫，不為大施主，普濟諸貧苦，誓不成等覺。

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。專求清白之法，以惠利群生。

令諸眾生，功德成就。

《大寶積經如來會》言：

心或不堪常行施，廣濟貧窮免諸苦，
利益世間使安樂，不成救世之法王。
能救一切諸世間，生老病死眾苦惱。

《莊嚴經》言：

為彼群生大導師，度脫老死令安穩。
輪迴諸趣眾生類，速生我刹受快樂；
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阿鼻苦眾生。

九、彌陀悲救十方眾生：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。不分別聖凡、善惡、賢愚、鬼畜獄；無怨無親，無憎無愛，怨親平等，自他不二；自他一體，機法一體，生佛同體；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，以無緣大慈攝諸眾生。

生佛同體，自他不二，故此物即彼物，他行即己行。

彌陀願行即眾生願行，非無因；

彌陀功德即眾生功德，非他因；

彌陀之物即眾生之物，非他有。

如共命鳥，互同腹食。（共命鳥，一身兩命，識別報同。）

此是淨土宗要關。（他力佛力，佛作我受，信佛救度，如石乘船。）

十、佛念眾生，眾生念佛，佛生相念，不相捨離——佛生不離，機法一體。

中華淨土宗協會
淨土宗文教基金會

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

電話：02-2758-0689

傳真：02-8780-7050

E-mail：amt@plb.tw

淨土宗網站：<http://www.plb.tw>